

【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六月十二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四位俄国问题专家访问记》《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之后——》，摘要如下：

在两个超级大国避免冲突——并阻止小国制造麻烦——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一个和平的世界吗？现在用于军队和舰队方面的钱将会减少一些吗？或者历时七天的困难的谈判难道没有使双方的态度发生任何根本的改变吗？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走访了西德、法国、美国和日本专家，以探寻答案。这些答案凑在一起，构成关于这四个主要国家首都对莫斯科会谈结果的看法的权威性估计。

缓和紧张局势 “从长远来看”

西德的克劳斯·梅纳特的谈话

（克劳斯·梅纳特现年六十五岁，作家和教育家，专门研究俄国和中国问题，今年早些时候访问过俄国，于一九七一年访问过北京。梅纳特博士是西德亚琛工艺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写过九本关于国际问题的著作——大部分是关于俄国和中国的。）

问：梅纳特博士，你认为美苏会谈有什么长远的意义？

答：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最近发表一首谈到美国和苏联的诗。他在这首诗中写道：“我认为，美国人和俄国人将会越过废墟和水雷，互相向对方游去。”好，这正是已经发生的情况——越南的废墟和海防附近的水雷并没有阻止这两个超级大国彼此向对方游去。这一点包含以下一些含意。

首先，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个人取得了胜利。尼克松依靠他在北京和莫斯科

《四位俄国问题专家访问记》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之后》

科的这种表现，肯定已大大改善了他在今年秋天的选举中的地位。

其次，这表明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们认为这两国的帝国利益比其他问题重要。这就是说，美苏发生战争的任何危险都是不存在的。

第三，在这些超级大国的盟国认识到这些超级大国主要关心它们自己国家的帝国利益之后，这些盟国的效忠态度将会发生动摇。

这对盟国来说有点象一场新的尼克松冲击波，我想这一次对越南尤其是这样——很象在北京之行的问题上日本和台湾遇到的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波。

问：这次最高级会议已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改变吗？

答：从心理上说，是这样的；从实际上说，则不是。这些协定表明了一些潜在的发展。它们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发展。

问：有一方比另一方作的让步要大吗？

答：除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中的一些好的地方以外——关于这个协定我是不能作出判断的，谁也没有作任何让步，只是苏联放弃了关于为海防布雷问题取得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的想法。没有公开提到海防。《真理报》在报道中删去了尼克松电视讲话中的几句话。这大概就是莫斯科对越南目前局势的全部反应。

问：俄国将不顾这些协定，继续支

持革命战争，为它的盟国提供武器和在牺牲美国的利益的情况下设法扩大它的力量吗？

答：是的，当然它将继续这样做——但是将在一定限度之内。这意味着在不致引起一场大战的范围内。

问：这一切使共产党中国处于怎样的地位呢？

答：这两个超级大国——北京始终说中国不属于这类国家——达成的安排使北京的地位多少降低了一些。现在世界的三足鼎立的色彩比几个月以前稍微差一些了。世界两极化的程度再次比尼克松刚刚访问中国之后增加了。

我认为北京同莫斯科将会在国家一级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在过去看起来象是有一个华盛顿—北京轴心的情况下，它们——北京和莫斯科——互相谈话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现在可能性增加了。

问：这次最高级会议对欧洲有什么影响吗？

答：对西欧来说，我认为——就个人来说我要说我希望——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会使推动西欧统一的力量增加。鉴于莫斯科—华盛顿的联盟，欧洲人必须自寻出路，他们只有通过互相靠拢才能做到这一点。

问：是否尽管有越南战争，世界还将进入尼克松总统所谓的“一代的和平”时期？

答：是的，就大国之间、超级大国

之间的和平而言；不幸的是，小规模战争可能会继续下去，而且很可能继续下去。毕竟说来，苏联在最高级会议上同美国谈和的同时，正在向北越提供大量的武器。

我认为，大国之间不打仗而同时却在支持各小国的野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一总的态度——这一总的局面很可能会继续下去。

“美国以优势出现”

法国来歇尔·塔蒂的谈话

（米歇尔·塔蒂，现年三十九岁，是法国《世界报》的国际新闻主编，曾以该报记者的身份在苏联呆过七年。他是《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一书的作者。）

这本书于一九六九年在法国出版。更近一些，他写成了《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三角和两个欧洲》一书。这本书是在法国出版的。）

问：塔蒂先生，你是否认为最高级会议给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关系带来任何真正是基本的变化？

答：我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核战争现在已经正式被承认是不可能的。甚至象越南这样一场局部冲突也不能改变这一新的规则。

没有发生任何基本的改变，但是勃列日涅夫现在承认了这个新的比赛规则。

在我看来，勃列日涅夫的变化似乎比尼克松的变化大一些。勃列日涅夫已不得不放弃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譬如正当美国轰炸北越的时候邀请尼克松访问莫斯科。

（下转第二版）

阿尔及利亚《人民报》评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

《衡量莫斯科成果》

【本刊讯】阿尔及利亚《人民报》六月三日发表了署名阿布·沙里夫的一篇文章，主题为《衡量莫斯科成果》，副题为《限制战略武器》，摘要如下：

莫斯科会议之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的宣传机构都强调其成果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现在，我们需要抛开这些宣传机构和漂亮的言辞，将莫斯科会议的成果放在天平上，看看其真正的价值。

通过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在消除核恐怖史上写下了第一页。但是，如果美苏不迅速写下其它几页，这个条约则一文不值。这个条约，实际上在目前并不意味着真正限制战略武器，因为美苏都还未达到条约规定的限额。因此条约允许继续发展战略力量，以便达到战略上的均势。确切地说，与其把

器条约，不如叫作战略均势条约。这个条约是在自信有能力自卫和同时能摧毁敌人等一系列考虑与平衡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因此它未实现世界的希望，而仅仅包含了两国现实均衡的一些考虑。

奇怪的是，条约未以任何形式谈到美在欧洲的远程轰炸机和苏在世界各大洋里的潜艇，尽管这都是作为战略武器的。

仔细研究一下这一协议，清楚地表明两国的目标是本国的和平，而不是世界和平。两国在冲突和对峙的情况下把它们政策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两国之间在世界上搞均衡，而对发展中的落后国家什么也未提供。

如果人民的利益或世界和平的原则仅仅从与美苏对峙相联系的角度考虑一下，人民是不满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协议

来说它是具有重要性的一步。尽管这个条约为双方保留了巨大的战略力量，但它是双方互相信任的第一个标志。人们期望进行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销毁储藏的武器和降低条约所规定的限额方面迈出新的第一步，但希望

斯里兰卡《观察家报》社论

《在官方文件用语的背后》

【本刊讯】斯里兰卡《观察家报》五月三十一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在官方文件用语的背后》，摘要如下：

不管是由美国总统签署的宣言，还是由苏联共产党首脑签署的宣言，最终只不过是废纸而已。这种宣言使用冗长罗嗦、从外交上来说显得很通、有点模糊不清地给人一点

下次会谈不要把毁灭性武器分为战术的和战略的。六月五日发表一篇文章，评美苏在莫斯科签署的联合公报。摘要如下：

俄美都表示避免战争的信念。双方都许诺给子孙后代带来一个和平的时代。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老的把戏——强权政治的终结。毋宁说，这是争夺权势和对各国的影响的斗争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一斗争将要以威信、政治压力、外援和对外贸易作为武器来进行。

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五十年代的两极体系受到六十年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的侵蚀。在七十年代，我们又看到日本在力争在东方实现一种新的力量对比，同时欧洲则在作为西方的一支力量而崭露头角。两个大国的利益在于在这个多极世界上保持一种均势。

在这个核时代，由于害怕互相摧毁，俄美两国都一直避免发生总体战。他们在朝鲜、越南、古巴和中东一直追求有限的目标。看来，一种“恐怖平衡”对于他们的政策发生了缓和作用。

超级大国过去用来掩饰其长期以来的权势之争的意识形态的光轮已经消失了。俄国已不再把自己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堡垒了，同样，美国也不再坚持在世界各地充当“高举自由火把的人”了。因而，我们看到俄国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支持军事独裁政权反对共产党，而美国则对于一些东欧国家所发生

【本刊讯】《巴基斯坦时报》六月五日发表一篇文章，评美苏在莫斯科签署的联合公报。摘要如下：

俄美都表示避免战争的信念。双方都许诺给子孙后代带来一个和平的时代。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老的把戏——强权政治的终结。毋宁说，这是争夺权势和对各国的影响的斗争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一斗争将要以威信、政治压力、外援和对外贸易作为武器来进行。

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五十年代的两极体系受到六十年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的侵蚀。在七十年代，我们又看到日本在力争在东方实现一种新的力量对比，同时欧洲则在作为西方的一支力量而崭露头角。两个大国的利益在于在这个多极世界上保持一种均势。

在这个核时代，由于害怕互相摧毁，俄美两国都一直避免发生总体战。他们在朝鲜、越南、古巴和中东一直追求有限的目标。看来，一种“恐怖平衡”对于他们的政策发生了缓和作用。

超级大国过去用来掩饰其长期以来的权势之争的意识形态的光轮已经消失了。俄国已不再把自己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堡垒了，同样，美国也不再坚持在世界各地充当“高举自由火把的人”了。因而，我们看到俄国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支持军事独裁政权反对共产党，而美国则对于一些东欧国家所发生

《巴基斯坦时报》评苏美会谈结果 苏美开始了争夺权势的新阶段

(上接第一版)

另一个重要之点是，两个大国第一次在解决双边问题，在过去二十五年内，由于双方把精力集中在世界事务方面，而使直接的贸易和文化关系受到损害，这些问题被严重地忽视了。

问：美国有人批评说，尼克松总统在签订武器控制协定方面，所放弃的东西比他所得到的东西要多，你是否同意这种批评？

答：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的问题，初看起来好象苏联人是占了便宜。

俄国最希望得到的东西是承认均势——在武器方面同美国处于同等地位。他们得到了这种承认。不要忘记，早在一九六九年，尼克松就曾谈到保持对苏联的优势，而不仅仅是均势。

第二，苏联被允许拥有比美国要多的以海洋为基地的弹道导弹。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威胁，所以俄国需要拥有比美国多的弹道导弹。苏联拥有的以陆地为基地的洲际弹道导弹已经超过美国。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美国可以通过多弹头导弹弥补这个差距。

美国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个是制止苏联增加SS—9导弹发射器。他们实现了这个目的。另一个是，美国希望得到部署新一代的三叉戟（潜艇运载的）导弹的权利。这个协定已经给予了这个权利。

美国希望保持在技术上比苏联人领先的地位，协定中没有阻止它这样做的规定。

我感到意外的是，没有签订关于贸易的协定。即使华盛顿已经否认，我仍然认为，尼克松希望把向苏联提供的商业信贷同在越南问题的进展联系起来。

的确，对勃列日涅夫来说，贸易和信贷——进口美国技术——是最重要的事。

问：是否尽管签订了武器条约，军备竞赛还会继续下去？

答：我认为，虽然通过削减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会省下一些钱，但是将拿出大笔开支来改进质量。

但是还有另一问题：由于核能力全部不起作用，军备竞赛在目前的核僵持局面下，可能转向常规力量的竞赛。如果除此之外，还向其它国家提供武器，那么仍然有很多要花钱的地方。

问：你是否觉得这些会议改善了在今后几年世界实际和睦的前景？

答：谁也不能明确地断言。勃列日涅夫所做，在另一位领导人的领导下也许会被废除。我们不知道十年之后谁会当苏联领导人。

可以说，只要大家遵守莫斯科协定，就不会发生核战争，但是会发生其它战争，特别是在“第三世界”。

问：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大问题是什么？

答：当然是越南问题，而中东问题也尚未解决。但是有把那里的局势稳固下来的前景。苏联人也许对现状感到满意，因为现状使他们在埃及有了一个立足的地方，并且不同美国发生对抗。毕竟说来，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情况是提供武器，而这些武器又不使用。

问：尽管有莫斯科协定，俄国人会不会继续在全世界争取霸权？

答：他们当然会这样做，他们不会认为这样做是违反在莫斯科签订的协定的。

例如，他们会说，协定规定不干涉它国事务，而尼克松却在越南违反了这一规定。

俄国人必须支持他们的盟友，如越南人和东欧人，但是我们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向北越提供武器的速度将会放慢。去年的速度是异常高的。

还有这个问题：从长远来说，俄国人可能觉得支持太多的盟友和卷入太多的冲突，是负担过重和过于危险的。如果时机成熟的话，可能就控制武器供应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文章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之后》

中东运送武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

问：是否可以设想形成一种新的力量均势，在一旦爆发军事和政治危机的时候，由美国和俄国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答：如果军事和政治危机爆发，我认为超级大国就会插手，以阻止它们之间发生对抗。但是就目前来说，仅此而已。

我认为，苏联不可能放弃在冲突中武装某些国家的权利。在一个核武器完全不起作用的时候，这是俄国人扩大他们的影响的唯一办法。我们不应忘记，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俄国人认为目前的现状对美国过分有利。他们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仍然是一支新兴的力量。

美国希望使现状稳定和巩固下来，而俄国人则希望改善现状。

“苏联人感到可以自由”扩张

英国马尔科姆·麦金托什的谈话

(马尔科姆·麦金托什现年五十岁，是英国研究苏联问题的高级权威之一。他目前是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顾问，经常去英国、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防御研究学院讲课。他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战略和策略》及《巨大的力量：苏联武装部队史》的作者)。

问：麦金托什先生，由于尼克松总统未能使苏联支持结束越南战争，这是否严重破坏了莫斯科协定的价值？

答：不，因为我认为，了解苏联在北越的作用的任何人不会真正期望俄国能够控制越南战争的停还是打。

问：且不说越南问题上的争执，你认为尼克松之行的重要性何在？

答：两个世界超级大国已经彼此阐明了各自认为的利益。他们已经阐明了在哪些方面在世界事务中作为平等伙伴进行合作是有利于双方的，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他们也阐明了在哪些方面两个超级大国认为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自由地进行活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签订贸易协定，这表明，双方对苏美贸易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

也没有就越南问题、中东问题或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发生对抗的其他任何地区达成协议。

问：你是不是说没有发生任何真正的变化？

答：我自己认为，超级大国之间并不因莫斯科最高级会议而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

我认为，苏美之间并没有建立新的关系。我认为，双方都没有放弃任何重要的东西。

问：那么，俄国人是否会继续设法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扩展自己的力量？

答：肯定会。这是继续存在的敌对关系的一部分。苏联认为，在它同美国的关系中，它认为没有任何东西会削弱它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扩充它的力量的权利和义务。它认为自己完全有自由继续加强华沙条约，扩充它在地中海的地位、扩充它在中东的影响和继续援助北越。

我认为，这次最高级会议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认为，它必须偃旗息鼓或者收敛一点。

问：两个国家着手一起努力解决军事和政治危机以防失去控制，这至少在现在是否是可能的？

答：一个长时期以来，莫斯科一直认为，而且我想华盛顿也一直认为，对双方来说，明智的做法是建立一个联

不必要发生的危机——特别是由第三方引起的危机，首先是由在世界上比较动荡不安的地区的第三方引起的危机——创造一些先例。

这个进程是在一九六三年古巴导弹危机以后，以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热线”而开始的。这个进程在过去九年中还一直在不断进行着。这个进程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也许得到了加强——但是我认为，这个会议在这种解决不必要的危机的磋商程序上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的方面。

问：武器竞赛是否已经受到制止——这是否是最高级会议的一个收获？

答：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多半会在双方都恪守其条款的情况下付诸实施。双方都将继续进行研究和试制。另外双方都将对它们的战略力量进行它们在该协定条款范围内能够进行的一切质量上的改进。

但是这个协定确实规定了一些限制。武器竞赛不再是任意进行的东西了。

总的来说，我认为它将比我们在过去十年内或十五年内进行的那种竞赛所具有的危险性要小。但这始终要假定，任何一方在技术上都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

问：北京和莫斯科会议对国际共产主义是否有任何影响？

答：我本人认为，不再存在可以称之为国际共产主义的任何东西了。

我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五种明显不同的实行共产主义的做法。

至于苏联的共产主义，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使它正式获得了尊敬，因为美国承认苏联具有平等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的共产主义获得了好处。

另一方面，苏联的共产主义由于它作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一位重要领导的形象遭到破坏而受到了损害。因此，对苏联来说，结果是五十对五十。

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它通过尼克松总统对北京的访问而获得了威望，但是由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它也许失去了一些东西，这个协定强调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俱乐部”的成员。

问：整个说来，世界是在走向“一代人的和平”吗？

答：总的说来，我不喜欢用这样的词句，如“一代人的和平”，或“谈判的时代”。

从苏联政府不打算作战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有一代人的和平。从苏联以平等地位同美国谈判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已经处在谈判的时代。但是这些辞句不应该掩盖苏联对外政策的真正性质，这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从机会主义出发的——即获得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能够取得的政治影响。

如果说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的中间，那倒是更确切一些：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在获得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新的力量以后一般来说奉行一种扩张主义的政策——尤其对地中海、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等地区。

问：还存在其他什么挑战或问题吗？

答：在武器和军事对抗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的挑战。

有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走向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二阶段。

美国驻欧军队仍然是主要问题——这对美国和苏联都是问题。因为苏联人的确必须决定，是鼓励把美军减少到象征性的规模，还是在某种情况下保留美国在欧洲驻军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还有（即将）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问题——美国应该起什么作用。美国对

的参加持什么态度呢？

俄国人在中东有一个问题：他们必须决定，是致力于取得一项解决办法，还是鼓励不战不和的局面存在下去以使他们能够继续扩大他们在中东的政治影响来符合他们的利益。

当然，还有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中苏冲突的挑战。严格地说，这是双边事务。但是既然中国对苏联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发生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与美国也是有关的。

中国：仍然是“最大的问题”

日本福岛慎太郎的谈话

(福岛慎太郎现年六十五岁，以前担任日本驻联合国代表，现任日本一家主要通讯社共同社社长，兼任日本最大的一家英文报纸《日本时报》社社长。福岛曾在包括俄国、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内的共产党世界进行过广泛的旅行。)

问：福岛先生，莫斯科会谈是否已解决了世界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答：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仍然没得到解决，但是最大的问题——用一个字眼来概括——是中国。如果中国人感到美国在莫斯科出卖了他们，并断定他们不能信任美国人，那么中美关系的改善将受到很大妨碍。如果俄国人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中吸取了力量，并开始更粗暴地对待中国，那么情况将是危险的。

问：美国同俄国之间正在形成的新关系是否将直接影响到中国？

答：情况可能是这样，这可能使中国害怕。莫斯科宣言中所暗示的苏美加强合作的可能性可能打乱目前的三极平衡。

对俄国人来说，我担心他们从这次会议中得到的主要好处将是改善了他们对付中国的地位。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认为这是危险的。

问：中国对这一点能够作些什么呢？

答：中国对美国支持苏联在世界所处的领导地位感到有些不安。他们不喜欢“两个超级大国政治”，但是他们对此无能为力。

问：他们可能更同日本靠近一些吗？

答：有相当大的机会。

问：美苏会谈除了对亚洲的影响外，你还认为有哪些其他重要意义？

答：它使美国和俄国之间产生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这当然将有助于世界的长期稳定。

问：那么你是说这次最高级会谈引起了深刻的变化？

答：我不这样认为。从古巴事件以来苏美关系毕竟一直在逐渐改善。中东和越南的问题已经影响了日常关系，但没有影响这两个国家间的基本共处。

问：在达成各项协议方面，是否一方比另一方作出了更多的让步？

答：尼克松先生在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方面作了一定的让步，俄国大概也作出了一些让步，但从表面上看我很难看出在哪些方面作出了让步。

问：军备竞赛是否将继续进行下去？

答：我认为军备竞赛将在新限制允许的范围内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继续进行。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是个改进，但是它仍然没有取消军备竞赛。从个人来说，我认为所有关于普遍和彻底裁军的谈论都是虚伪的。

问：关于“一代和平”的前景现在是否比最高级会议之前要好一些？

答：我希望如此。减少超级大国向较小的盟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将增进建立一个较为和平的世界的前景。但是几千年来人们彼此之间一直在打仗，这个问题是不能在七天之内得到解决的。

问：最后一个问题：俄国和美国现在是否有可能在世界上成为伙伴，而不再是对手？

答：我不知道。但是，为了使世界

共同社报道中曾根八日的讲话

《不管谁担任新首相都要接受对日复交三原则》

斯里兰卡《太阳报》谈斯里兰卡同中国的关系

《不与矛头针对中国的公约发生关系》

【本刊讯】斯里兰卡《太阳报》六月五日在头版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外政策的重要立场——不与矛头针对中国的公约发生关系》，文如下：

斯里兰卡将不赞成任何国家以任何伪装掩饰的针对中国的公约或条约。政府还将更加强调我们同中国的各方面的关系的重要性。

这些决定是在对两国现有的关系以及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态度进行了充分的和全面的分析之后作出的。

据外交部人士说，我们同中国的诚挚关系在这里的政府数次更迭之后仍然保持了下来，而且，自联合阵线于一九七〇年五月执政以来得到了加强。

外交部认为，中国从未以任何方式干涉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执行。它既没有对我们的决定表示过反对意见也没有给我们设置过任何障碍。外交部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实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同时也是由于斯里兰卡奉行严格的不结盟的对外政策。

关于去年四月发生的叛乱活动，政府完全确信中国与之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怀疑尚未消除。

政府毫不怀疑，由于所谓的亚洲安全条约的发起者对中国深怀敌意，所以这个条约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因此，斯里兰卡同这些条约将不发生任何关系。

政府对于它同中国签订的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也感到极为满意。这些协议与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签订的协议是不一样的，那些社会主义集团国家通过使斯里兰卡受到损失而得到好处。事实上，人们把中国同斯里兰卡签订的协议誉为对双方都同样有利的协议的典范。

一位政府人士说，斯里兰卡很受中国的尊敬，我们从中国将得到的大量援助证明了中国对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是赞赏的。

除了用可兑换货币提供的一亿五千万卢比的无息贷款以外，中国还给了我们五艘炮艇和价值几百万卢比的武器装备，完全作为赠送的物资。我们还签订了一项航运协定，不久即将签订渔业协定。

预料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今年晚些时候去中国进行访问将为两国之间进一步的经济合作开辟道路。

斯里兰卡总理定二十四日访华

印报托报道斯里兰卡将送给我一只象

【德新社科伦坡六月三日电】科伦坡的可靠人士今天说，预计，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将于六月二十四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她原来预定于今年八月底或九月到中国进行两星期国事访问。

上述人士说，在斯里兰卡驻北京大使卡朗纳戈达的具体请求下，现在已把这次访问提前到这个月进行。

班达拉奈克夫人除了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外，还将拜会毛泽东主席

【共同社东京六月八日电】题：不管谁担任新首相都要接受对日复交三原则——中曾根发表谈话

下田电：八日下午，自民党总务会长中曾根在静冈县下田市的下田东急饭店召开的第三届日美关系民间会议分组会议（非公开）上，谈到了这样一种见解：“无论谁担任新首相都要原则上接受中国提出的对日复交三原则，进入日中复交政治谈判。”

另外，中曾根先生还建议缔结日美新经济协定和设立太平洋经济合作机构，以便使日美经济关系稳定下来。

中曾根发言要点如下：

一、由于美国总统尼

克松访华和访苏，世界上出现了缓和紧张局势的气氛。在亚洲，恢复日中邦交就能够缓和紧张局势。在日本，只要自民党继续执政，不管谁当新首相，都要走向恢复日中邦交。那时，就要原则上接受（中国的）对日复交三原

【法新社东京六月八日电】日本外相福田今天

在国会说，政府已开始研究同阿尔巴尼亚恢复外交关系的步骤。他是在国会参院外交委员会中回答社会党人森元治郎提出的问题时说这番话的。

外交人士说，福田打算同亲北京的这个巴尔干国家恢复外交关系，目的

则并进入恢复日中邦交的政治谈判。

二、由于下届内阁要努力实现恢复日中邦交，因此希望美国人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思想准备。

三、日美经济关系有恶化的预兆，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考虑缔结日美

新经济协定。

四、就象纤维问题所表明的那样，日美关系也会“牵连”香港和韩国等地，影响到亚洲，因此有必要在广泛的范围内处理。过去的太平洋经济合作机构设想，目前正在提到政治日程。

福田说日正研究同阿尔巴尼亚复交步骤

法新社说日本的目的是便于实行同中国谈判计划

是便于政府实行同人民中国进行旨在使关系正常化的政府级谈判的计划。

外务省人士说，外务省希望在它就这一行动听取日本驻在靠近阿尔巴尼亚的国家的使馆的意见之后就立即开始和阿尔巴尼亚会谈。

日本在一九二二年承认过阿尔巴尼亚，但在一九三九年断交，当时意大利占领了这个国家。

◇ ◇

【本刊讯】

日本《产经新闻》五月二十日刊登了一条消息，摘要如下：

十九日，田中通产相在众院商工委员会会议上，就对华使用输入银行资金问题，表明了比过去更为向前看的方针。他说：

“在向中国出口纤维成套设备方面，如果提出申请使用输入银行资金，就努力促其实现。”

田中讲话主要内容如下：（一）希望今后同中国促进技术交流。关于出口纤维成套设备，现在还没有提出申请，如果申请，就同意使用输入银行资金，并为订立合同而努力。（二）关于对台湾的日元贷款，已经缔结协定的不能不批准。对于新的贷款，要在看清围绕中国的形势后慎重处理。

英《泰晤士报》文章

《据认为罗伊尔先生的中国之行是一大进展》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六月八日刊登该报记者七日自香港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据认为罗伊尔先生的中国之行是一大进展》，摘要如下：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政务次官安东尼·罗伊尔先生在结束对北京的访问之后于今天回到香港。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这次访问是恢复中英友好、信任和贸易的又一个坚定的步骤。

罗伊尔先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只是回答了问题。但是中国问题专家们根据这次访问的轻松的气氛和已知的具体情况作出了令人鼓舞的推断。原来计划举行三次短时间的会谈，结果却举行了四次长时间的友好的讨论，长达十小时之久。

观察家们得出的结论如下：

北京认为英国和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同样处于有影响的地位，两国都没有充当领导的野心，但是它们都抱有一种克制与和解的愿望。

中国欢迎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认为这是对超级大国计划的一种抗衡力量。

有一种愿望，希望英

中之间的贸易继续增加。北京需要协和式超音速喷气飞机以用于它的国内航空事业，需要工业和技术设备、汽车、化肥厂成套设备，以及增加英国到上海的船运。

北京对俄国的疑虑仍然超过它对日本的疑虑。

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了毛泽东规定的过程中的头两个阶段，即斗和批的阶段，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改”的阶段。这意味着，在“文化上的”斗和批的混乱时期生产遭受挫折的情况现在正在得到纠正。

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去北京的访问已得到保证，但是根据北京的严格的礼仪程序，希思先生的访问必须等到中国部长回访之后。

北京对从政治方面讨论香港的问题不感兴趣，只对讨论它作为一个联络中心的作用感兴趣。

香港的局面的确仍然是平静的，维持现状对双方的好处越来越大。

将欢迎英国报界增派记者去北京。文化界和体育界人士一定会互相访问的。

【合众国际社香港六月七日电】一九四九年以

来第一个飞进中国的英国驾驶员、皇家空军上校鲍勃·瓦伦丁昨晚说，中国主要的机场可以供“协和式”飞机起落。

这位驾驶皇家空军的V C 10型飞机送英国负责外交和英联邦事务的政务次官安东尼·罗伊尔去北京的上校说，中国机场的设备很好。

瓦伦丁说：“中国在广州、上海和北京有一万英尺跑道，我们参观了这三个机场。其跑道的宽阔和现代化的程度足以供中国人对之表现了好些大感兴趣的‘协和式’飞机起落。”

美众院两党领袖将访华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六日电】众院的两党领袖，共和党的杰拉尔德·福特和民主党的黑尔·博格斯今天宣布，他们将于六月二十三日前往中国进行两周的访问。

他们将乘军用喷气式飞机前往中国，并在檀香山和关岛逗留，然后于六月二十六日抵达上海。他们的访问还将包括北京、广州“以及各个农村地区”，将于七月四日乘火车从广州到香港。

尼泊尔中止同中朝往来的平寄包裹业务

【法新社加德满都六月七日电】尼泊尔今天中止了寄到人民中国和北朝鲜以及从人民中国和北朝鲜寄来的平寄包裹业务。

没有说明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但是据信此举旨在制止大量宣传品从中国和北朝鲜流入尼泊尔。

政府的新闻公报宣布

邮政局的一位官员说，尼泊尔可以在不作任何通知的情况下采取这一行动，因为同中国和北朝鲜没有平寄包裹的正式协定。

这位官员说，在此以前，尼泊尔一直允许同中国和北朝鲜互相平寄包裹，以此作为一种友善表

报日道报 田中在众院的一次讲话

沙拉信称泰“欢迎同中国建立相互友好关系”

【法新社曼谷六月八日电】全国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沙拉信今天在一篇重要的政策性讲话中说，泰国“欢迎同中国建立相互友好的关系”。

他在接见《曼谷邮报》记者时说，“我们并不反对北京的政府。我们

运动队进行访问，甚至进行贸易。”

他又说，“可以促进和鼓励同中国人的贸易，我们也许必须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同他们做生意。”

这里的观察家们指出，这是许多个月来一个

求“解冻同北京的关系”。

他们说，沙拉信的讲话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因为他是在不断有消息表明，全国行政委员会主席他依元刚刚刚让他负责外交事务的时候说这番话的。

然而，副主席强调

《威胁尼克松的麦戈文现象》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三十一日刊登了特派记者从华盛顿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威胁尼克松的麦戈文现象》，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通过访华、访苏，是否找到了解决越南问题的头绪，在现在的情况下还不能轻率地下结论，但是，先开辟了美中苏新时代。不管越南战争以什么方式结束，一个不可动摇的体制已经固定下来，似乎可以说，这也是尼克松外交的成果。

但是，在作为民主党竞选总统的希望而迅速抬头的反战派参院议员麦戈文的严厉谴责面前，如何收拾围绕着越南问题而分裂了的美国国内政局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把所谓的“麦戈文现象”简单地看成仅仅是反战派和左派的抬头，那就不可能了解他出场的深一层的目的。

不可否认的是，北越发起的大攻势揭穿了尼克松“越南化政策”的虚伪性，议员麦戈文所长期坚持的立即从越南撤兵的主张又得到了重新评价。

在美国国民中间，对战争的厌倦感取代了过去的积极的反战抗议而正在取得支配的地位。与此同时，对政治的不信任感也增强起来。五角大楼的报告等秘密文件相继被揭露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不信任感。引人注目的是，随着越南战争的目的性和使命感的消失，即使在保守派国民中间也对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产生了不满，同时，也对现存体制产生很大疑问。

在民主党预选中，中间派的马斯基议员和汉弗莱议员相继衰退，革新派的麦戈文议员和保守派的沃利斯州长异常活跃起来，这就是以上述情况为基础的。

在尼克松总统同麦戈文议员较量的时候，尼克松总统是否能全部得到中间派到右派的赞成票而获胜，未必能立即断定。一般地来说，不管竞选的对手是谁，尼克松肯定会再次当选，这已是常识。但是，如果麦戈文议员成为竞选对手，那就打破了以往的选举格局，正因为如此，出人意料的可能性也不小。在六八年虽然知道要失败但为了信念和正义仍参加了竞选的麦卡锡旋风的时候，也出现过人数众多的反战学生为选举运动服务的情况，而这次对取得胜利抱有希望和信心，正因为如此，它的力量也就更大。另外，麦戈文势力同沃利斯势力在反体制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上是一致的。在各种舆论调查中都已经预料到保守派支持沃利斯的票转向支持麦戈文议员的可能性。麦戈文议员除得到反战学生和知识分子市民阶层的支持外，还得到社会的最低层如工人等的支持，也是由于上述原因。也就是说，尼克松和麦戈文这一对候选人的组合不是按以前左派和右派之间在哪个点上互分票数这样一种平面式的选举，而是要展开向社会各阶层询问是否赞成现存体制这样一种立体式的选举。麦戈文议员的竞选参谋、三十四岁的盖利·哈特强调说：“现在，在美国没有中间派，只有左派和右派。”他指的是超出过去的概念而结成新的左派。从总统选举的常识来说，大概也可以叫作一种革命。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在对过去的政治手腕和秘密外交厌烦了的美国国民中间，认为沃利斯州长和麦戈文议员是两位“正直而诚实的人”。

如果麦戈文议员在七月召开的民主党迈阿密代表大会上被指名为候选人，那么，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将被逼进非常困难的境地。如果尼克松总统决心把解决越南问题留待总统选举之后去解决，坚持强硬态度，那么也不能说就决不会重蹈六八年约翰逊总统的复辙。

哈希评美苏高级会谈文章《安全吗？》

认为美苏核武器竞赛在继续进行，说美只要在武器质量上领先则将始终处于优势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六日在《国际动态》栏刊登了约瑟夫·哈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安全吗？》，摘要如下：

尼克松的莫斯科之行引起最大争论的一点当然是他同俄国人签署的在两个超级国家的核武器竞赛周围筑上一道围墙的协定了。

我故意使用“围墙”这个字眼，因为既没有给（核武器）竞赛加上“盖子”，也没有取消这种竞赛。竞赛在继续进行。

彼此之间的状况

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要知道在这笔交易中他们是否吃了亏。

答案是，这将取决于今后他们的灵巧性。

尼克松同俄国人达成的任何交易都不可能使他们不再千方百计地谋求同美国取得平等地位。他们渴望得到这种地位。他们在教育、工业、福利、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财富、外层空间、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等方面都在追求这种地位。他们有自卑感。除了在有重大关系的一切方面都取得完全平等地位，否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除这种自卑感。

项必不可少的条件，波兰和东欧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最近的未来仍然是充满危险的。现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燃起一种要求国内进行变革的情绪，这种变革可能远远超出掘壕固守的党僚们的能力。尽管盖莱克竭力争取同西方发展贸易和向西方开放旅游，尽管空气中充满了和平共处的诱人的和风，但仍然存在着一种很现实的威胁，即由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变革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爆炸性的反应。

外电报道 卡斯特罗在波兰访问

【法新社华沙六月六日电】古巴总理卡斯特罗今晚由于突然感到不舒服而离开了在这里为他举行的招待会。

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他得了某种心脏病。他被送到他的华沙的宾馆，目前他正在对华沙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法新社华沙六月七日电】古巴大使馆今天否认正在这里访问的卡斯特罗总理昨晚患轻微的心脏病。政务参赞何塞·安特洛说，卡斯特罗当时离开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仅仅是因为天气很热，而且他疲倦了。

他们是否能得到这种地位呢？这将取决于两国人民相对的灵巧性和勤奋精神。

今天活着的人谁也不可能知道五十年以后美国和苏俄彼此之间是一种什么状况。甚至可能不存在一个苏俄了。一些研究克里姆林问题的学者认为，俄国目前正处于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场革命将粉碎目前的结构。中国人肯定不想让俄国永远继续控制中亚大片土地，这些土地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沙皇征服蒙古和鞑靼的土著人后得到的。

五年的临时协议

在核武器竞赛中，俄国人必然将试图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装置方面赶上美国。目前美国是能够制造这种精良的怪物的唯一的国家。除非或者直到俄国人也有这种怪物，他们是绝不会满意的。他们现在落后五年。

由于这个原因，关于导弹发射器的数目的协定采取了五年“临时”协定的形式，而不是一项条约。

只要美国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装置方面拥有垄断地位，它就可以经得起让俄国人拥有较

多的导弹发射器。他们的每一个发射器都只有一枚导弹。而美国的发射器则有三枚或三枚以上。

但是五年以后的情况将怎样呢？俄国人可能已经拥有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装置了。但是，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可能也拥有一些新的东西。如果俄国人拥有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装置，而他們又想保持目前发射器的限额的话，那么临时协定就将不得不废除或修改。

尼克松在发射器数目方面承担的义务仅限于五年。

竞赛在继续进行

显然，如果俄国人利用今后五年的时间继续发展武器，而美国无所作为或做的很少的话，对美国说来，这项武器协定将成为军事上的灾难。但是，如果今后五年里美国继续在质量上向前迈进从而保持目前的优势的话，美国将拥有最好的讨价还价地位。

竞赛在继续进行。可能永远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灵巧性，即质量方面领先的一方将始终处于优势，而美国目前在这方面是大大领先的。

美报报道 《华沙对最高级会议的看法》

说苏美波美会谈后，苏欧国家仍存在着“很现实的威胁，即由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变革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爆炸性的反应”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六月七日刊登了罗兰·伊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自华沙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华沙对最高级会议的看法》，摘要如下：

在尼克松总统决定封锁北越之后几小时，波兰共产党一位核心成员曾在一次秘密的党领导人会议上激烈争辩说，“莫斯科及其东欧盟国必须如实地看待世界，不要按我们的想象去看待世界。”

简言之，不要理会河内的愤怒，悄悄地略表同情即可，同时，以最大的热情继续为（尼克松）总统的华沙之行作准备。这种论点正好迎合这里这位灵活的、注重实际的共产党领导人盖莱克的心情。

因此，当美国水雷迫使波兰船只从去海防港口的路上返回的时候，党的领导人盖莱克发布了两道命令：受控制的报纸对美国最近在越南发动的攻势作低调报道，只刊登摘要，不发表评论性的社论，也不要攻击尼克松先

知，尼克松先生是人们所热情期待的。总之，越南被看作是外层空间的某一个地方。

正如这里所看到的，克里姆林宫现在已采取了一个新的国际政策，这个政策必定要导致在每一个同莫斯科结盟的共产党国家中发生“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

一位中级的党的理论家对我们说：“我们称为正统共产主义的概念是过去的事了。对正统思想的第一次破坏将是放弃对第三世界渗透的全球政策——这种政策是莫斯科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竭力推行的——转而集中精力改善国内的经济。”反过来说，波兰党领导人说，莫斯科认为，美国的“包围过程”将逐渐减退。意义最重大的是美国明确地承认了苏联（与美国）处于平等地位，这是莫斯科怀着几乎是病态的心理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因此，据此间认为，美苏“青睞”中确认超级

最高级会议上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

波兰正狂热地把今后十年定作经济增长的十年。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一个平静的欧洲和华盛顿莫斯科的“伙伴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即便具备了这两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六月七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看到柏林问题以外》，摘要如下：

正在就东西方在欧洲的关系的复杂方面进行谈判的外交官们必定会感到，他们就像是登山运动员一样，他们每次认为他们已差不多达到了顶峰，结果发现在他们上面还隐约呈现另一个悬崖绝壁。柏林协定的签字和波恩同莫斯科与华沙签订的条约获得批准是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突破。他们开辟了通向许多新的境地的道路，从而将导致在明年召开欧洲安全会议。它们解决了这个地区的最困难和最危险的问题中的两个问题，而且使得有可能现实地谈论处理共同问题的新做法了。

但是高山攀登还要继续。下一个问题是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后，东德才会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并且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东德一向坚持说，它同西德的关系应当完全与它同外国的关系一样。现在，在昂纳克比较现实的领导下，似乎有较大的可能进行妥协，这种妥协将使西德政府得到某种这样的方案：它至少在理论上同西德政府要实现德国统一的宪法义务相一致。

勃兰特已谈到一个民族分成两个国家，但是如果人们想到奥地利、或想到瑞士、或想到其他民族分成若干个彼此完全以外国相待的国家时，就觉得勃兰特的主张并不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西德的政治现实和宪法，使得它不可能正式放弃德国统一的概念，而且无论如何东德的宪法也提到了这一点。

因此，妥协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的主要疑点就是，如果它采取一个总的条约形式的话，勃兰特政府是否有力量足以使其得到议会的通过。

西欧国家要注视的主要点就是，波恩不应被迫作出草率让步，东德的主权不应损害有关盟国权利的现有协议。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应该强调的是，对欧洲

《威胁尼克松的麦戈文现象》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五月三十一日刊登了特派记者从华盛顿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威胁尼克松的麦戈文现象》，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通过访华、访苏，是否找到了解决越南问题的头绪，在现在的情况下还不能轻率地下结论，但是，先开辟了美中苏新时代。不管越南战争以什么方式结束，一个不可动摇的体制已经固定下来，似乎可以说，这也是尼克松外交的成果。

但是，在作为民主党竞选总统的希望而迅速抬头的反战派参院议员麦戈文的严厉谴责面前，如何收拾围绕着越南问题而分裂了的美国国内政局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把所谓的“麦戈文现象”简单地看成仅仅是反战派和左派的抬头，那就不可能了解他出场的深一层的目的。

不可否认的是，北越发起的大攻势揭穿了尼克松“越南化政策”的虚伪性，议员麦戈文所长期坚持的立即从越南撤兵的主张又得到了重新评价。

在美国国民中间，对战争的厌倦感取代了过去的积极的反战抗议而正在取得支配的地位。与此同时，对政治的不信任感也增强起来。五角大楼的报告等秘密文件相继被揭露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不信任感。引人注目的是，随着越南战争的目的性和使命感的消失，即使在保守派国民中间也对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产生了不满，同时，也对现存体

制产生很大疑问。在民主党预选中，中间派的马斯基议员和汉弗莱议员相继衰退，革新派的麦戈文议员和保守派的沃利斯州长异常活跃起来，这就是以上述情况为基础的。

在尼克松总统同麦戈文议员较量的时候，尼克松总统是否能全部得到中间派到右派的赞成票而获胜，未必能立即断定。一般地来说，不管竞选的对手是谁，尼克松肯定会再次当选，这已是常识。但是，如果麦戈文议员成为竞选对手，那就打破了以往的选举格局，正因为如此，出人意料的可能性也不小。在六八年虽然知道要失败但为了信念和正义仍参加了竞选的麦卡锡旋风的时候，也出现过人数众多的反战学生为选举运动服务的情况，而这次对取得胜利抱有希望和信心，正因为如此，它的力量也就更大。另外，麦戈文势力同沃利斯势力在反体制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上是一致的。在各种舆论调查中都已经预料到保守派支持沃利斯的票转向支持麦戈文议员的可能性。麦戈文议员除得到反战学生和知识分子市民阶层的支持外，还得到社会的最低层如工人等的支持，也是由于上述原因。也就是说，尼克松和麦戈文这一对候选人的组合不是按以前左派和右派之间在哪个点上互分票数这样一种平面式的选举，而是要展开向社会各阶层询问是否赞成现存体制这样一种立体式的选举。麦戈文议员的竞选参谋、三十四岁的盖利·哈特强调说：“现在，在美国没有中间派，只有左派和右派。”他指的是超出过去的概念而结成新的左派。从总统选举的常识来说，大概也可以叫作一种革命。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在对过去的政治手腕和秘密外交厌烦了的美国国民中间，认为沃利斯州长和麦戈文议员是两位“正直而诚实的人”。

如果麦戈文议员在七月召开的民主党迈阿密代表大会上被指名为候选人，那么，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将被逼进非常困难的境地。如果尼克松总统决心把解决越南问题留待总统选举之后去解决，坚持强硬态度，那么也不能说就决不会重蹈六八年约翰逊总统的复辙。

哈希评美苏高级会谈文章《安全吗？》

认为美苏核武器竞赛在继续进行，说美只要在武器质量上领先则将始终处于优势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六日在《国际动态》栏刊登了约瑟夫·哈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安全吗？》，摘要如下：

尼克松的莫斯科之行引起最大争论的一点当然是他同俄国人签署的在两个超级国家的核武器竞赛周围筑上一道围墙的协定了。

我故意使用“围墙”这个字眼，因为既没有给（核武器）竞赛加上“盖子”，也没有取消这种竞赛。竞赛在继续进行。

彼此之间的状况

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要知道在这笔交易中他们是否吃了亏。

答案是，这将取决于今后他们的灵巧性。

尼克松同俄国人达成的任何交易都不可能使他们不再千方百计地谋求同美国取得平等地位。他们渴望得到这种地位。他们在教育、工业、福利、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财富、外层空间、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等方面都在追求这种地位。他们有自卑感。除了在有重大关系的一切方面都取得完全平等地位，否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消除这种自卑感。

项必不可少的条件，波兰和东欧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最近的未来仍然是充满危险的。现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燃起一种要求国内进行变革的情绪，这种变革可能远远超出掘壕固守的党僚们的能力。尽管盖莱克竭力争取同西方发展贸易和向西方开放旅游，尽管空气中充满了和平共处的诱人的和风，但仍然存在着一种很现实的威胁，即由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变革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爆炸性的反应。

外电报道 卡斯特罗在波兰访问

【法新社华沙六月六日电】古巴总理卡斯特罗今晚由于突然感到不舒服而离开了在这里为他举行的招待会。

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他得了某种心脏病。他被送到他的华沙的宾馆，目前他正在对华沙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法新社华沙六月七日电】古巴大使馆今天否认正在这里访问的卡斯特罗总理昨晚患轻微的心脏病。政务参赞何塞·安特洛说，卡斯特罗当时离开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仅仅是因为天气很热，而且他疲倦了。

他们是否能得到这种地位呢？这将取决于两国人民相对的灵巧性和勤奋精神。

今天活着的人谁也不可能知道五十年以后美国和苏俄彼此之间是一种什么状况。甚至可能不存在一个苏俄了。一些研究克里姆林问题的学者认为，俄国目前正处于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场革命将粉碎目前的结构。中国人肯定不想让俄国永远继续控制中亚大片土地，这些土地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沙皇征服蒙古和鞑靼的土著人后得到的。

五年的临时协议

在核武器竞赛中，俄国人必然将试图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装置方面赶上美国。目前美国是能够制造这种精良的怪物的唯一的国家。除非或者直到俄国人也有这种怪物，他们是绝不会满意的。他们现在落后五年。

由于这个原因，关于导弹发射器的数目的协定采取了五年“临时”协定的形式，而不是一项条约。

只要美国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装置方面拥有垄断地位，它就可以经得起让俄国人拥有较

多的导弹发射器。他们的每一个发射器都只有一枚导弹。而美国的发射器则有三枚或三枚以上。

但是五年以后的情况将怎样呢？俄国人可能已经拥有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装置了。但是，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可能也拥有一些新的东西。如果俄国人拥有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装置，而他们又想保持目前发射器的限额的话，那么临时协定就将不得不废除或修改。

尼克松在发射器数目方面承担的义务仅限于五年。

竞赛在继续进行

显然，如果俄国人利用今后五年的时间继续发展武器，而美国无所作为或做的很少的话，对美国说来，这项武器协定将成为军事上的灾难。但是，如果今后五年里美国继续在质量上向前迈进从而保持目前的优势的话，美国将拥有最好的讨价还价地位。

竞赛在继续进行。可能永远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灵巧性，即质量方面领先的一方将始终处于优势，而美国目前在这方面是大大领先的。

美报报道 《华沙对最高级会议的看法》

说苏美波美会谈后，苏欧国家仍存在着“很现实的威胁，即由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变革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爆炸性的反应”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六月七日刊登了罗兰·伊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自华沙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华沙对最高级会议的看法》，摘要如下：

在尼克松总统决定封锁北越之后几小时，波兰共产党一位核心成员曾在一次秘密的党领导人会议上激烈争辩说，“莫斯科及其东欧盟国必须如实地看待世界，不要按我们的想象去看待世界。”

简言之，不要理会河内的愤怒，悄悄地略表同情即可，同时，以最大的热情继续为（尼克松）总统的华沙之行作准备。这种论点正好迎合这里这位灵活的、注重实际的共产党领导人盖莱克的心情。

因此，当美国水雷迫使波兰船只从去海防港口的路上返回的时候，党的领导人盖莱克发布了两道命令：受控制的报纸对美国最近在越南发动的攻势作低调报道，只刊登摘要，不发表评论性的社论，也不要攻击尼克松先

知，尼克松先生是人们所热情期待的。总之，越南被看作是外层空间的某一个地方。

正如这里所看到的，克里姆林宫现在已采取了一个新的国际政策，这个政策必定要导致在每一个同莫斯科结盟的共产党国家中发生“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

一位中级的党的理论家对我们说：“我们称为正统共产主义的概念是过去的事了。对正统思想的第一次破坏将是放弃对第三世界渗透的全球政策——这种政策是莫斯科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竭力推行的——转而集中精力改善国内的经济。”反过来说，波兰党领导人说，莫斯科认为，美国的“包围过程”将逐渐减退。意义最重大的是美国明确地承认了苏联（与美国）处于平等地位，这是莫斯科怀着几乎是病态的心理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因此，据此间认为，美苏“青睞”中确认超级

最高级会议上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

波兰正狂热地把今后十年定作经济增长的十年。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一个平静的欧洲和华盛顿莫斯科的“伙伴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即便具备了这两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六月七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看到柏林问题以外》，摘要如下：

正在就东西方在欧洲的关系的复杂方面进行谈判的外交官们必定会感到，他们就像是登山运动员一样，他们每次认为他们已差不多达到了顶峰，结果发现在他们上面还隐约呈现另一个悬崖绝壁。柏林协定的签字和波恩同莫斯科与华沙签订的条约获得批准是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突破。他们开辟了通向许多新的境地的道路，从而将导致在明年召开欧洲安全会议。它们解决了这个地区的最困难和最危险的问题中的两个问题，而且使得有可能现实地谈论处理共同问题的新做法了。

但是高山攀登还要继续。下一个问题是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后，东德才会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并且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东德一向坚持说，它同西德的关系应当完全与它同外国的关系一样。现在，在昂纳克比较现实的领导下，似乎有较大的可能进行妥协，这种妥协将使西德政府得到某种这样的方案：它至少在理论上同西德政府要实现德国统一的宪法义务相一致。

勃兰特已谈到一个民族分成两个国家，但是如果人们想到奥地利、或想到瑞士、或想到其他民族分成若干个彼此完全以外国相待的国家时，就觉得勃兰特的主张并不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西德的政治现实和宪法，使得它不可能正式放弃德国统一的概念，而且无论如何东德的宪法也提到了这一点。

因此，妥协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的主要疑点就是，如果它采取一个总的条约形式的话，勃兰特政府是否有力量足以使其得到议会的通过。

西欧国家要注视的主要点就是，波恩不应被迫作出草率让步，东德的主权不应损害有关盟国权利的现有协议。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应该强调的是，对欧洲